

聽 心底的話

文 / 龐浸醴 花蓮慈濟醫學中心婦產部主治醫師

現代人生活忙忙碌碌，很少有機會讓自己靜下來，與自己的心靈對話，聽聽自己心底的話。每每遇到重大決定的時候，我都會讓自己一個人靜下來，或加上一張白紙、鉛筆和橡皮擦，塗塗改改自己的未來。

家父在我國三時因肝癌住院治療，後來往生。整個醫療陪伴過程讓我深深體悟到，病人和家屬因為對疾病的無知而惶恐不安，以及醫護人員對病患家屬關懷的重要性，這對我走上醫學這條路影響甚鉅。

榮譽的使命 冷門的選擇

產科是婦產科的基礎，產科醫師就像便利商店一樣全天候、全年無休在待

命，只要產婦要生了就得隨傳隨到。很多時候、孕婦面對僅一位產科醫師，但是產科醫師要面對的是很多位孕婦，她們在懷孕過程中的任何不舒服或是疾病都需要產科醫師。產科醫師總是希望能讓孕婦安全生產，往往不敢離開醫院太遠，大概方圓五十公里是產科醫師的活動範圍，因為有時候產婦生得太快，會來不及接生。

一般婦科，涵蓋各種婦女疾病，包括最常見的經痛、停經症候群、子宮肌瘤、肌腺瘤及內膜異位症等，其他次專科如婦癌、婦女泌尿等，如果是病人比較多的醫師，還是需要每天排程開刀。而生殖內分泌科，是生活品質較好的次專科，患有不孕症的人數逐漸增加當

中，但專科醫師也已經飽和了。在二十年前，婦產科都是醫學系班上前幾名的精英才有資格選的科別，然而大環境改變的影響，在我醫學院畢業前，婦產科已經是冷門科別、人才羅致困難。有句笑話是這樣說的：「只要有手有腳，就可以進婦產科。」

好事多磨練內功 給自己一個微笑

與慈濟結緣，是我在馬來西亞高三畢業後參與一場慈善發放活動時的事。慈濟團隊秉持上人的法所呈現出來的真善美讓我印象深刻。後來到臺灣留學、考上國立陽明醫學院後，和師姑師伯及幾位志同道合的夥伴共同努力下成立了慈青社；大四那一年慈青幹部訓練營時，我因故必須提前離開，夥伴歡送我的時候，我在德悅師父面前發了一個願：「我一定會再回來慈濟。」

醫學院畢業後，雖然有些師長朋友不認同，我還是毅然決然選擇了花蓮慈濟醫院婦產部，自己心底的話是：「去需要你的科別，選擇需要你的地方。」當初，我早就預見這是一條辛苦的路，因為它內外科兼具的科別，以及環境的改變。我本身也希望職業生涯有操刀的訓練，但又不喜歡大外科那樣需要長時間待在開刀房裡論英雄；加上生產本質上是喜事，能夠讓產婦安全產下寶寶是一件很有意義的事。人生不過幾十年，過得有意義才是最重要的事！因此，就這樣選擇了這條不歸路……

雖然充滿雄心壯志，也早就預見這是一個艱辛的起點，但真正開始住院醫師生涯後才親身體會這條路上的孤單。其一，缺乏學長姊的教導及同儕的互勵。醫學常常是一脈相傳，很多臨床經驗都是學長姊一步一步慢慢帶、做分析給我們聽後才真的學會；如果出現斷層，就



曾在大學創立慈青社的龐浸醴醫師（後排左二），曾向德悅師父（後排左三）發願，學成後要回到慈濟服務，到需要他的地方貢獻心力。龐浸醴醫師提供

很難有好的傳承。當年面試的時候，花蓮慈院婦產部還有一位住院醫師，心裡感到慶幸、至少有一位學姊可以靠，沒想到在我報到後，學姊已經離職了！此時此刻、慌也沒有用，只好咬緊牙根，既來之則安之。沒有住院醫師就沒有制度，訓練的過程難免有不踏實的感覺；我一方面是有待訓練的住院醫師，卻也身負協助建構住院醫師制度的重擔，整個建構過程雖困難重重，卻也讓我學習不少。

其二，臨床工作重擔未得分擔。按一般常理，第一線值班醫師按年資越高、值班數逐年減少，當到總醫師以後基本上就會排到第二線。這些年在花蓮慈院，從住院醫師第一年到臨床研究醫師(Fellow)，每月第一線值班數一直是十班，換句話說平均每三天就要值一班，還好後來因為要唸研究所減至七班，才稍稍舒緩一點。當住院醫師時，因為沒



各種婆婆媽媽們提出來的問題，龐浸馨醫師都仔細聆聽，盡力給予幫助。攝影／魏瑋廷

有其他住院醫師，凡事自己來，當了主治醫師，因為也還沒有住院醫師，還是凡事自己來。當遇到這種壓力和困境，真的就要運用證嚴上人的智慧，改變一下自己的想法，例如告訴自己「多做多得」，心裡會比較好過一點。此外，醫學中心還負有教學的責任，見、實習醫師每個月來婦產科輪訓，我是惟一的學長，有時候忙不過來、沒有什麼時間教導學弟妹，真是有愧於他們。

其三，身處隔離的學習環境。花蓮慈濟醫院因為位在「後山」，很多進修課程或國際研討會都在西部舉辦，如果要參與院外的活動往往需要舟車勞頓、翻山越嶺，花時花費才能如願。不過也因為這樣，每次有機會參加我都非常珍惜，也因此受益良多。

其四，在薪資方面，偏遠地區的醫院並沒有享有比較高的待遇。當知道別家住院醫師第一年的薪資比我在花蓮慈院當臨床研究醫師的收入還要高的時候，難免心理會不平衡；不過想想我當初來花蓮的初發心，想想我得到的東西，再想想靜思語「甘願做，歡喜受」，也就對自己微笑一下。

靜思語伴度難關低潮 認證過的果實最甜美

回想起自己住院醫師的訓練過程，有時候眼淚會在眼眶裡打轉，只能將吃虧當吃補。當然也遇到許多好老師，如關鍵導師朱堂元主任、研究指導丁大清醫師及啟蒙老師陳寶珠醫師，當然，也



為了守護花東地區婦女的健康，龐醫師經常參加各種社區健檢講座，教婦女朋友照顧自己的健康。圖為他在母親節宣導婦癌防治。攝影／魏瑋廷

會遇到磨人心志的人際人事問題。說真的，也曾經有想過離開花蓮的念頭，甚至是想不開的時候。有好幾次，內人看我如此沮喪，極力勸我離開花蓮慈濟，但靜下心來後想想，心底的話是：「我不是因為他們而來，何必因為他們而離開？」咬緊牙根，倒吸一口氣，繼續往前走！感恩上人的靜思語伴我度過每一難關。最欣慰的事是去年參加婦產科專科醫師甄試，在通過率只有百分之七十歲的測驗裡，筆試及口試兩關都順利通過。記得考前三個月，心裡十分煎熬，因為沒有任何學長姊的經驗談或是資源分享，凡事只得靠自己努力。這次通過專科醫師甄試，證明花蓮慈院的住院醫師訓練，跟其他醫學中心比起來有過之而無不及。

婦產科的困境

婦產科醫師高添富有一句玩笑話，直指問題核心，就是婦產科「錢少、事多、離『監』（獄）近」。臺灣嬰兒的出生率逐年降低，婦產科的風險較高、醫糾也特別多，這會讓年輕一代醫學生認為沒有前途可言；事實上，婦產科的出路很廣，產科不過是婦產科的一部分。不可否認，婦產科占全體醫療糾紛鑑定案的百分之十五；如以專科執業醫師數計算，每名婦產科醫師的醫療糾紛為平均的二點八倍。懷孕或生產的過程中有許多的不確定性與危機，需要婦產科醫師的協助；大環境因素、婦產科醫師不足，導致產科醫師太勞累時也容易出錯，因此進入惡性循環。令人感慨的是，養成

一位婦產科醫師需要十幾年的光陰歲月，摧毀一位婦產科醫師只需要短短幾分鐘偏頗的報導。目前的健保給付由於未考量部分高風險、需值班、重症照護之科別，如婦產科、兒科及外科等，提供足夠之給付差距，造成薪資與勞力付出不成比例的怪現象，也是致使醫師流失、且新進住院醫師無意願投入婦產科的一大原因。

根據醫學界權威期刊《新英格蘭醫學雜誌》的建議，每十萬人口需要十點一九位婦產科醫師，才能夠提供較為完善的醫療照顧。臺灣目前共有兩千三百九十四位執業婦產科醫師，亦即每十萬人口只有九點四位婦產科醫師、是不及格的，新竹地區某醫院已出現「生產要先領號碼牌」的怪現象。還有一個更讓人擔心的數據，執業婦產科醫師平均年齡已達到五十四點八歲，



基於一份對新住民的關心，龐醫師提出提升花東新移民女性健康照護計畫，希望能照顧這群在臺灣人數眾多卻相對弱勢的女性。攝影／魏瑋廷

未來五年內會出現一波退休潮；全臺三百六十八個鄉鎮當中，已有超過六成找不到婦產科醫師，更可怕的是，就算找到了，也可能不想、不願或不敢替人接生。

善用專長與專業 照顧獄民及新移民

花蓮臺東地形狹長，婦產科醫師不但缺少、且分布不均，以花蓮市數量最多。從當總醫師開始，我就固定去花蓮女子監獄看診，因為被關在監獄裡的婦女也會生病；當玉里慈院要求支援，我也是聽心底的話：「去需要你的地方」。除了服務花蓮南區及臺東女性外，我還希望服務新移民女性。花東新移民女性人口總數約有一萬九千人，結構以外籍配偶最多、人數逾六成，其次為外籍居留外僑與外籍勞工。她們來自不同的國家，擁有多元文化的成長背景，但在就醫的過程面對許多問題及困難；例如因語言的障礙而無法瞭解醫師指示的用藥方法，或醫護人員在照顧新移民時因為無法傳達或執行醫囑，容易產生挫折和無力感。

我出生於馬來西亞、能說多種語言，對東南亞文化有較多的認識，對於照顧新移民有多一分的同理心，所以決定提出「提升花東新移民女性健康照護計畫」。計畫裡規劃出具有文化敏感性和適切性的健康照護措施，如新移民志工預約陪診翻譯服務（目前只有越南志



花蓮南區婦產科醫師缺乏，龐醫師每星期到玉里慈濟醫院支援門診，仔細幫孕婦做產檢以及婦女看診。攝影／張汶毓

工)、出具清寒家境證明可免門診掛號費以及友善轉介制度等，期望能把新移民女性在語言、文化、經濟或是對陌生環境的障礙降到最低。真的非常感恩在朱堂元主任、院方以及內政部入出國及移民署花蓮縣服務站的大力支持下，本計畫始得順利推展。

美麗境界 照看己心

雖然，現在每星期有一個整天要南下玉里慈院看診，當天必須起個大早，然後趕在九點以前到達，下診後再花兩小時的車程回到花蓮。然而，每當知道很多花蓮南區或是臺東地區的女性因為我的開診而免去舟車勞頓、費時費錢來到花蓮市看診時，就打從心底感到滿足。其實，通勤路上看著青山

綠草，欣賞花蓮的好山好水，心情也會變愉快。每次從花蓮慈院九樓的健檢中心診間望出窗外，看見朵朵純白色的雲圍繞著那從淺綠到蔚藍、層次分明的中央山脈，想到上人的慈善世界，此時此刻心底的話是：「你怎麼捨得離開這美麗的花蓮以及慈濟呢？」

婦產科未來的前途是嚴峻的，考驗政府以及國民的智慧。而一路走來，除了期許自己在臨床上成為一位具專業且貼心的醫師外，在手術檯上也希望往微創手術方面專精；心靈上希望跟著上人的法再修正自己許多的缺點。最後，自己在醫學研究上也有一點興趣，不管是婦癌或是子宮肌瘤的防治，期望未來都能夠有所突破，以造福天下女性。🌱